

# 三侠五义

(下)

#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主 编 寒 天

---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 
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.25 印张 968 .76 万字  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1 - 1000 册

---

ISBN 7 - 204 - 05471 - 7

定价:1352 .00 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《三侠五义》的故事可分为两大部分。前半部主要写众侠客协助包拯,审案平冤,除暴安良,以及与奸臣庞太师进行斗争;后半部则描写侠客义士之间的纠葛,以及他们帮助颜查散剪除襄阳王的党羽。从本质上讲,小说反映的善与恶、忠与奸的斗争,并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,仍是试图维护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利益,但是,通过这些斗争,作品对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面给予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,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症候,是有一定帮助的。

《三侠五义》中最突出、最精彩的是大量的“侠义”描写。小说对“侠”的认识十分清醒。在结构安排上,作者也善于编织故事。整部书大关目包含小关目,若干小故事构成一个大情节,曲曲折折,环环相扣,悬念迭起,伏线四布,眉目清楚,十分紧凑,鲜明地体现出说书艺术的情节结构特点。

《三侠五义》的语言有形象性、绘声绘色,有平话习气,通俗易懂,生动逼真,保留着说唱语言的特色。在武技描写上比《水浒传》又进了一层,不再是只突出“力”和“勇”,而是重在“轻”和“快”,着眼点放在飞檐走壁的轻功和百步取人的暗器上,袖箭、飞刀、石子、神弹、各显奇能。

# 目 录

## 三侠五义(下)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五十八回 |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<br>邓九如饭店遇恩星 | ..... ( 1 ) |
| 第五十九回 | 倪生偿银包兴进县<br>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| ..... ( 8 ) |
| 第六十回  |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<br>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| ..... (15)  |
| 第六十一回 |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<br>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| ..... (22)  |
| 第六十二回 |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<br>寻奸淫铁岭战花冲 | ..... (28)  |
| 第六十三回 |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<br>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| ..... (34)  |
| 第六十四回 |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<br>观古迹游赏诛龙桥 | ..... (41)  |
| 第六十五回 |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<br>花蝶隐迹别有心机 | ..... (47)  |
| 第六十六回 |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<br>救恶贼张华窃负逃 | ..... (53) 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六十七回 |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<br>蒋泽长桥下擒花蝶 | (59)  |
| 第六十八回 |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<br>双侠饯行静修测字 | (66)  |
| 第六十九回 | 杜雍课读侍妾调奸<br>秦昌陪罪丫环丧命 | (71)  |
| 第七十回  |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<br>金琴堂有计立明冤 | (76)  |
| 第七十一回 |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<br>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| (83)  |
| 第七十二回 |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<br>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| (90)  |
| 第七十三回 |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<br>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| (97)  |
| 第七十四回 | 淫方貂误救朱烈女<br>贪贺豹狭逢紫髯伯 | (104) |
| 第七十五回 |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<br>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| (112) |
| 第七十六回 | 割帐绦北侠擒恶霸<br>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| (119) |
| 第七十七回 |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<br>白护卫乔妆逢侠客 | (126) |
| 第七十八回 |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<br>白玉堂气短拜双侠 | (133) |
| 第七十九回 |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<br>裴老仆改妆扮难叟 | (141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八十回  |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<br>认方向高树捉猴狒 | (148) |
| 第八十一回 | 盗御冠交托丁兆蕙<br>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| (155) |
| 第八十二回 | 试御刑小侠经初审<br>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| (161) |
| 第八十三回 |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<br>真赃实犯理短情屈 | (168) |
| 第八十四回 |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<br>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| (175) |
| 第八十五回 |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<br>蒋泽长沿湖逢邬寇 | (182) |
| 第八十六回 |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<br>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| (190) |
| 第八十七回 |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<br>因救人四义撇艾虎 | (196) |

##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

且说白玉堂听蒋平之言,猛然省悟,道:“是呀!亏得四哥提拨,不然我白玉堂岂不成了叛逆了么?展兄快拿刑具来。”展爷道:“暂且屈尊五弟。”吩咐伴当:“快拿刑具来!”不多时,不但刑具拿来,连罪衣罪裙俱有。立刻将白玉堂打扮起来。此时卢方同着众人,连王、马、张、赵俱随在后面。展爷先到书房,掀起帘栊,进内回禀。

不多时,李才打起帘子,口中说道:“相爷请白义士。”只一句弄得白玉堂欲前不前,要退难退,心中反倒不得主意。只见卢方在那边打手式,叫他屈膝。他便来到帘前,屈膝肘进,口内低低说道:“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条,恳祈相爷笔下超生。”说罢,匍匐在地。包公笑容满面,道:“五义士不要如此,本阁自有保本。”回头吩咐展爷去了刑具,换了衣服,看座。白玉堂哪里肯坐。包相把白玉堂仔细一看,不由地满心欢喜!白玉堂看了包相,不觉地凛然敬畏。包相却将梗概略为盘诘。白玉堂再无推诿,满口应承。包相点了点头,道:“圣上屡屡问本阁要五义士者,并非有意加罪,却是求贤若渴之意。五义士只管放心。明日本阁保奏,必有好处。”外面卢方等听了,连忙进来,一齐跪倒。白玉堂早已跪下。卢方道:“卑职等仰赖相爷的鸿慈,明日圣上倘不见怪,实属万幸;如若加罪时,卢方等情愿纳还职衔以赎弟罪,从此作个安善良民,再也不敢妄为了。”包公笑道:“卢校尉不要如此,全在本阁身上,包管五义士无

事。你等不知圣上此时励精图治,惟恐野有遗贤,时常的训示本阁,叫细细访查贤豪俊义,焉有见怪之理。只要你等以后与国家出力报效,不负圣恩就是了。”说罢,吩咐众人起来。又对展爷道:“展护卫与公孙主簿,你二人替本阁好好看待五义士。”展爷与公孙先生一一领命,同定众人,退了出来。

到了公厅之内,大家就座。只听蒋爷说道:“五弟,你看相爷如何?”白玉堂道:“好一位为国为民的恩相!”蒋爷笑道:“你也知是恩相了。可见大哥堪称是我的兄长,眼力不差,说个‘知遇之恩’诚不愧也。”几句说话得个白玉堂脸红过耳,瞅了蒋平一眼,再也不言语了。旁边公孙先生知道蒋爷打趣白玉堂,惟恐白玉堂年幼脸急,连忙说道:“今日我等虽奉相谕款待五弟,又算是我与五弟预为贺喜。候明日保奏下来,我们还要吃五弟喜酒呢。”白玉堂道:“只恐小弟命小福薄,无福消受皇恩。倘能无事,弟也当备酒与众位兄长酬劳。”徐庆道:“不必套话,大家也该喝一杯了。”赵虎道:“我刚要说,三哥说了。还是三哥爽快。”回头叫伴当,快快摆桌子端酒席。

登时进来几个伴当,调开桌椅,安放杯箸。展爷与公孙先生还要让白玉堂上坐,却是马汉、王朝二人拦住,说:“住了,卢大哥在此,五弟焉肯上坐。依弟等愚见,莫若还是卢大哥的首座,其下挨次而坐,倒觉爽快。”徐庆道:“好!还是王、马二兄吩咐的是。我是挨着赵四弟一处坐。”赵虎道:“三哥,咱两个就在这边坐,不要管他们。来,来,来,且喝一杯。”说罢,一个提壶,一个执盏,二人就对喝起来。众人见他二人如此,不觉大笑,也不谦让了,彼此就座,饮酒畅谈,无不倾心。

及至酒饭已毕,公孙策便回至自己屋内写保奏摺底,开首先叙展护卫一人前往陷空岛,拿获白玉堂,皆是展昭之功;次



说白玉堂所作之事虽暗昧小巧之行,却是光明正大之事,仰恳天恩,赦宥封职,广开进贤之门等语。请示包相看了,缮写清楚,预备明日五鼓,谨呈御览。

至次日,包公派展爷、卢大爷、王爷、马爷随同白玉堂入朝。白五爷依然是罪衣罪裙,预备召见。到了朝房,包相进内递折。仁宗看了,龙心大悦,立刻召见包相。包相又密密保奏一番。天子即传旨,派老伴当陈林晓示白玉堂,不必罪衣罪裙,只要平人服色带领引见。陈公公念他杀害郭安,有暗救自己之恩,见了白玉堂,又致谢了一番,然后明发上谕,叫白玉堂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,更显得少年英俊。及至天子临朝,陈公公将白玉堂领至丹墀之上。仁宗见白玉堂一表人物,再想起他所作之事,真有人所不能的本领,人所不能的胆量,圣心欢喜非常,就依着包卿的密奏,立刻传旨:“加封展昭实受四品护卫之职。其所遗四品护卫之衔,即着白玉堂补授,与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,以为辅弼。”白玉堂到了此时,心平气和,惟有俯首谢恩。下了丹墀,见了众人,大家道喜,惟卢方更觉欢喜。

至散朝之后,随到开封府。此时早有报录之人报到,大家俱知白五爷得了护卫,无不快乐。白玉堂换了服色,展爷带到书房,与相爷行参。包公又勉励了多少言语,仍叫公孙先生替白护卫具谢恩摺子,预备明早入朝代奏谢恩。一切事宜完毕。

白玉堂果然设了丰盛酒席,酬谢知己。这一日群雄豪聚;上面是卢方,左有公孙先生,右有展爷,这壁厢王、马、张,那壁厢赵、徐、蒋,白玉堂却在下面相陪。大家开怀畅饮,独有卢爷有些愀然不乐之状。王朝道:“卢大哥,今日兄弟相聚,而且五弟封职,理当快乐,为何大哥郁郁不乐呢?”蒋爷道:“大哥不乐,小弟知道。”马汉道:“四弟,大哥端的为着何事?”蒋平道:

“二哥，你不晓得。我弟兄原是五人，如今四个人俱各受职，惟有我二哥不在座中，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？”蒋平这里说着，谁知卢爷那里早已落下泪来，白玉堂便低下头去了。众人见此光景，登时的都默默无言。半晌，只听蒋平叹道：“大哥不用为难，此事原是小弟做的，我明日便找二哥去如何？”白玉堂忙插言道：“小弟与四哥同去。”卢方道：“这倒不消。你乃新受皇恩，不可远出。况且找你二哥，又不是私访缉捕，要去多人何用？只你四哥一人足矣。”白玉堂说：“就依大哥吩咐。”公孙先生与展爷又用言语劝慰了一番，卢方才把愁眉展放。大家豁拳行令，快乐非常。到了次日，蒋平回明相爷去找韩彰，自己却扮了个道士行装，仍奔丹凤岭翠云峰而来。

且说韩彰自扫墓之后，打听得蒋平等由平县已经起身，他便离了灵佑寺径奔杭州而来，意欲游赏西湖。一日，来到仁和县，天气已晚，便在镇店找了客寓住了。吃毕晚饭后，刚要歇息，忽听隔壁房中有小孩啼哭之声，又有个山西人唠哩唠叨，不知说什么，心中委决不下。只得出房来到这边，悄悄张望，见那山西人左一掌、右一掌，打那小孩子，叫那小孩子叫他父亲，偏偏的那小孩却又不肯。韩二爷看了，心中纳闷，又见那小孩子捱打可怜，不由地迈步上前，劝道：“朋友，这是为何？他一个小孩子家，如何禁得住你打呢？”那山西人道：“克（客）官，你不晓得。这怀（坏）小娃娃是哦（我）前途花了五两银子买来作干儿的。一炉（路）上哄着他迟（吃），哄着他哈（喝），他总叫哦大收（叔）。哦就说他：‘你不要叫哦大收，你叫哦乐子。大收与乐子没有什么坟（分）别。’可奈这娃娃到了店里，他不但不叫哦乐子，连大收也不叫了。”韩爷听了，不由地要笑。又见那小孩子眉目清秀，瞅着韩爷，颇有望救之意。韩爷更觉不

忍,连忙说道:“人生各有缘分。我看这小孩子,很爱惜他。你要将他转卖于我,我便将原价奉还。”那山西人道:“既如此,微赠些利息,哦便卖给克官。”韩二爷道:“这也有限之事。”即向兜肚内摸出五六两一锭,额外又有一块不足二两,托于掌上,道:“这是五两一锭,添上这块算作利息,你道如何?”那山西人看着银子眼中出火,道:“求(就)是折(这)样罢!哦没有娃娃赘累,哦还要赶炉呢。咱们仍蝇(人银)两交,各无反悔。”说罢,他将小孩子领过来交与韩爷,韩爷却将银子递过。这山西人接银在手,头也不回,扬长出店去了。

韩爷反生疑忌。只听小孩子道:“真便宜他,也难为他。”韩爷问道:“此话怎讲?”小孩子道:“请问伯伯,住于何处?”韩爷道:“就在隔壁房内。”小孩子道:“既如此,请到那边再为细述。”韩爷见小孩子说话灵变,满心欢喜,携着手来到自己屋内,先问他吃什么。小孩子道:“前途已然用过,不吃什么了。”韩爷又给他斟了半盏茶,叫他喝了,方慢慢问道:“你姓甚名谁?家住哪里?因何卖与山西人为子?”小孩未语先流泪,道:“伯伯听禀,我姓邓名叫九如,在平县邓家洼居住。只因父亲丧后,我与母亲娘儿两个度日。我有一个二舅名叫武平安,为人甚属不端。一日,背负一人寄居我们家中,说是他的仇人,要与我大舅活活祭灵。不想此人是开封府包相爷的侄儿,我母亲私行将他释放,叫我找我二舅去,趁空儿我母亲就悬梁自尽了。”说至此,痛哭起来。韩爷闻听,亦觉惨然,将他劝慰多时,又问以后的情节。邓九如道:“只因我二舅所作之事无法无天,况我们又在山环居住,也不报官,便用棺材盛殓,于次日烦了几个无赖之人帮着,抬在山洼掩埋。是我一时思念母亲死的苦情,向我二舅啼哭。谁知我二舅不加怜悯,反生怨恨,

将我踢打一顿。我就气闷在地,不知魂归何处。不料后来苏醒过来,觉得在人身上,就是方才那个山西人。一路上多亏他照应吃喝,来到此店,这是难为他。所便宜他的缘故,他何尝花费五两银子,他不过在山洼将我捡来,折磨我叫他父亲,也不过是转卖之意。幸亏伯伯搭救,白白地叫他诈去银两。”韩爷听了,方知此子就是邓九如,见他伶俐非常,不由地满心欢喜,又是叹息。当初在灵佑寺居住时,听得不甚的确,如今听九如一说,心内方才明白。只见九如问道:“请问伯伯贵姓?因何到旅店之中?却要往何处去?”韩爷道:“我姓韩名彰,要往杭州,有些公干。只是道路上带你不便,待我明日将你安置个妥当地方,候我回来,再带你上东京便了。”九如道:“但凭韩伯伯处置。使小侄不至漂泊,那便是伯伯再生之德了。”说罢,流下泪来。韩爷听了,好生不忍,道:“贤侄放心,休要忧虑。”又安慰了好些言语,哄着他睡了,自己也便和衣而卧。

到次日天明,算还了饭钱,出了店门。惟恐九如小孩子家吃惯点心,便向街头看了看,见路西有个汤圆铺,携了九如,来到铺内,拣了个座头坐了,道:“盛一碗汤圆来。”只见有个老者端了一碗汤圆,外有四碟点心,无非是糖耳朵、蜜麻花、蜂糕等类,放在桌上,手持空盘,却不动身,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瞅着九如,半晌,叹了一口气,眼中几乎落下泪来。韩二爷见此光景,不由地问道:“你这老儿为何瞅着我侄儿?难道你认得他么?”那老者道:“小老儿认却不认得,只是这位相公有些厮像……”韩爷道:“他像谁?”那老儿却不言语,眼泪早已滴下。韩爷更觉犯疑,连忙道:“他到底像谁?何不说来?”那老者拭了泪,道:“军官爷若不怪时,小老儿便说了。只因小老儿半生乏嗣,好容易生了一子,活到六岁上。不幸老伴死了,撂下此子,因

思娘也就呜呼哀哉了。今日看见小相公的面庞儿颇颇的像我那……”说到这里,却又咽住不言语了。韩爷听了,暗暗忖度道:“我看此老颇觉诚实,而且老来思子;若九如留在此间,他必加倍疼爱小孩子,断不至于受苦。”想罢,便道:“老丈,你贵姓?”那老者道:“小老儿姓张,乃嘉兴府人氏,在此开汤圆铺多年。铺中也无多人,只有个伙计看火,所有座头俱是小老儿自己张罗。”韩爷道:“原来如此。我告诉你,他姓邓名叫九如,乃是我侄儿。只因目下我到杭州有些公干,带着他行路甚属不便,我意欲将这侄儿寄居在此,老丈你可愿意么?”张老儿听了,眉开目笑,道:“军官爷既有公事,请将小相公留居在此。只管放心,小老儿是会看承的。”韩爷又问九如道:“侄儿,你的意下如何?我到了杭州,完了公事,即便前来接你。”九如道:“伯伯既有此意,就是这样罢,又何必问我呢?”韩爷听了,知他愿意,又见老者欢喜无限。真是两下情愿,事最好办。韩爷也想不到如此的爽快,回手在兜肚内掏出五两一锭银子来,递与老者:“老丈,这是些须薄礼,聊算我侄儿的茶饭之资,请收了罢。”张老者哪里肯受。

不知说些什么话来,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九回 倪生偿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

且说张老见韩爷给了一锭银子,连忙道:“军官爷,太多心了。就是小相公每日所费无几,何用许多银两呢。如怕小相公受屈,留下些须银两也就够了。”韩爷道:“老丈不要推辞,推辞便是嫌轻了。”张老道:“既如此说,小老儿从命。”连忙将银接过。韩爷又说道:“我这侄儿烦老丈务要分心的。”又对九如道:“侄儿耐性在此,我完了公事即便回来。”九如道:“伯父只管放心料理公事,我在此与张老伯盘桓,是不妨事的。”韩爷见九如居然大方,全无小孩子情态。不但韩二爷放心,而且张老者听见邓九如称他为张老伯,乐得他心花俱开,连称:“不敢,不敢!军官爷只管放心,小相公交付小老儿,理当分心,不劳吩咐的。”韩二爷执了执手,邓九如又打了一恭。韩爷便出了汤圆铺,回头屡屡,颇有不舍之意。从此韩二爷直奔杭州,邓九如便在汤圆铺安身,不表。

且说包兴自奉相谕送方善与玉芝小姐到合肥县小包村,诸事已毕,在太老爷太夫人前请安叩辞,赏银五十两;又在大老爷大夫人前请安禀辞,也赏了三十两;然后又替二老爷二夫人请安禀辞,无奈何,赏了五两银子。又到宁老先生处禀了辞,便吩咐伴当,扣备鞍马,牢拴行李,出了合肥县,迤逦行来。一日,路过一庄,但见树木丛杂,房屋高大,极其凶险,包兴暗暗想道:“此是何等样人家,竟有如此的楼阁大厦?又非世冑,又非乡宦,到底是个什么人呢?”正在思索,不提防“咕咚”的响

了一枪。坐下马是极怕响的，“唵”的一声往前一窜。包兴也未防备，身不由己，掉下马来。那马咆哮着，跑入庄中去了。幸喜包兴却未跌着，伴当连忙下马搀扶。包兴道：“不妨事，并未跌着。你快进庄去将马追来，我在此看守行李。”伴当领命，进庄去了。

不多时，气吁吁跑了回来，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好利害！世间竟有如此不讲理的。”包兴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伴当道：“小人追入庄中，见一人肩上担着一杆枪，拉着咱的马。小人上前讨取，他将眼一瞪，道：‘你这厮如此的可恶！俺打的好好树头鸟，被你的马来，将俺的树头鸟俱各惊飞了，你还敢来要马！如若要马时，须要还俺满树的鸟儿，让俺打得尽了，那时方还你的马。’小人打量他取笑儿，向前陪礼央告，道：‘此马乃我主人所乘，只因闻枪怕响，所以惊窜起来，将我主人闪落，跑入贵庄。爷上休要取笑，尚乞赐还，是恳！’谁知那人道：‘什么恳不恳，俺全不管。你打听打听，俺太岁庄有空过的么？你去回复你主人，如要此马，叫他拿五十两银子来此取赎。’说罢，他就将马拉进去。想世间哪有如此不说理的呢？”包兴听了，也觉得可气，便问：“此处系何处所辖？”伴当道：“小人不知。”包兴道：“打听明白了，再作道理。”说罢，伴当牵了行李马匹先行，包兴慢慢在后步行。走不多路，伴当复道：“小人才已问明，此处乃仁和县地面，离衙有四里之遥。县官姓金名必正。”

你道县官是谁？他便是颜查散的好友，自服阙之后归部铨选，选了此处的知县。他已曾查访此处有此等恶霸，屡屡要剪除他，无奈吏役舞弊欺瞒，尚未发觉。不想包兴今日为失马特特地要拜会他。

且说包兴暂时骑了伴当所乘之马，叫伴当牵着马垛子，随

后慢慢来到县衙相见。果然走了三里来路,便到市镇之上,虽不繁华,却也热闹。只见路东巷内路南,便是县衙。包兴一伸马进巷口,到了衙前下马。早有该值的差役,见有人在县前下马,迎将上去,说了几句。只听那差役唤号里接马,恭恭敬敬将包兴让进,暂在科房略坐,急速进内回禀。不多时,请至书房相见。

只见那位县官有三旬年纪,见了包兴,先述未得迎接之罪,然后彼此就座。献茶已毕,包兴便将路过太岁庄将马遗失、本庄勒 不还的话,说了一遍。金令听了,先陪罪道:“本县接任未久,地方竟有如此恶霸,欺侮上差,实乃下官之罪。”说罢,一揖。包兴还礼。金公急忙唤书吏,派马快前去要马。书吏答应,下来。金公却与包兴提起颜查散是他好友。包兴道:“原来如此。颜相公乃是相爷得意门生,此时虽居翰苑,大约不久说要提升。”金相公又要托包兴寄信一封,包兴一一应允。

正说话间,只见书吏去不多时,复又转来,悄悄地请老爷说话。金公只得暂且告罪失陪。不多时,金爷回来,不等包兴再问,便开口道:“我已派人去了。诚恐到了那里,有些耽搁,贻误公事,下官实实吃罪不起。如今已吩咐,将下官自己乘用之马备来,上差暂骑了去。俟将尊骑要来,下官再派人送去。”说罢,只见差役已将马拉进来,请包兴看视。包兴见此马比自己骑的马胜强百倍,而且鞍辔鲜明,便道:“既承贵县美意,实不敢辞。只是太岁庄在贵县地面容留恶霸,恐于太爷官声是不相宜的。”金令听了,连连称“是”,道:“多承指教,下官必设法处治。恳求上差到了开封,在相爷跟前代下官善为说辞。”包兴满口应承。又见差役进来,回道:“跟老爷的伴当牵着行



李垛子,现在衙外。”包兴立起身来,辞了金公。差役将马牵至二堂之上。金令送至仪门,包兴拦住,不许外送。

到了二堂之上,包兴伴当接过马来,出了县衙,便乘上马。后面伴当拉着垛子。刚出巷口,伴当赶上一步,回道:“此处极热闹的镇店。从清早直到此时,爷还不饿么?”包兴道:“我也有些心里发空,咱们就在此找个饭铺打尖罢。”伴当道:“往北去路西里,会仙楼是好的。”包兴道:“既如此,咱们就到那里去。”

不一时,到了酒楼门前。包兴下马,伴当接过去拴好。伴当却不上楼,就在门前走桌上吃饭。包兴独步登楼,一看见当门一张桌空闲,便坐在那里。抬头看时,见那边靠窗,有二人坐在那里,另具一番英雄气概,一个是碧睛紫髯,一个是少年英俊,真是气度不凡,令人好生羡慕。

你道此二人是谁?那碧睛紫髯的,便是北侠,复姓欧阳名春,因是紫巍巍一部长须,人人皆称他为“紫髯伯”。那少年英俊的,便是双侠的大官人丁兆兰,奉母命与南侠展爷修理房屋,以为来春毕婚。丁大官人与北侠原是素来闻名,未曾见面的朋友,不期途中相遇,今约在酒楼吃酒。

包兴看了。堂官过来问了酒菜,传下去了。又见上来了主仆二人,相公有二十年纪,老仆却有五旬上下,与那二人对面坐了。因行路难以拘礼,也就叫老仆打横儿坐了。不多时,堂官端上酒来,包兴慢慢地消饮。

忽听楼梯声响,上来一人,携着一个小儿。却见小儿眼泪汪汪,那汉子怒气昂昂,就在包兴坐的座头斜对面坐了。小儿也不坐下,在那里拭泪。包兴看了,又是不忍,又觉纳闷。早已听见楼梯响处,上来了一个老头儿,眼似銮铃,一眼看见那